

集部

山房集卷四

宋 周南 撰

序

同舍小録序

予至池學之明年始作同舍小録以識州里邑居離歲月之久近其式參用雲萍録而加詳焉池瀕淮故多淮舒人間歲鄰郡歉學或不能多贍士士亦有至者然不過五七人或不十餘人皆往來不常其間有浙水它郡

則皆隨侍子弟非為來學而至者也予年四十學於四方師友猶未知其方何敢言斆學之益且是邦之士方不屑與之遊或幸得與之處矣而又無以琢磨而滋長之則是錄之作毋乃為諸兄浣乎然自惟始終與友朋相期之志以惟是之求異時思同堂合席之不可得而展卷以觀其人之孰進孰否則區區所望也

記

長洲主簿廳壁記

天下雄鎮校一歲户賦之夥若蘇者不一二而支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等而上應輸之户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為鈔粹於邑者六七萬簿應時據案小吏執牘曰此為甲此為乙稽其籍末勾之凡一户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日晏腕欲脱已離立欠伸索憩去簿間有志須不離局不追趨人事不數數上官鐵詗而後能專或其人以曠達自解或憒憒弗

强或為在勢者知而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余耳目之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於余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於簿而攝為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責易媮耶然尉不才盜不發民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剥矣然則何必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千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文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

三年部使者得廩人刻弗深考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為七十萬詔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於天下會簡惠自湖移守蘇難之且辨其所以然部使者屈使仍圖誌之舊為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量之為後便而不見增賦之為永患者實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為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謫矣余少時長堯老猶能道簡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大

猷世其科而來仕故因其請旣為之識其官之當勉者且併著其先世之遺惠以永邦人之思焉記始於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

平江重修貢院記

合蘇之境為縣五為鄉二百有幾三歲詔進士舉十人紹興初又益以流寓總為十有三人合五縣二百幾鄉之士三歲試於有司者謂之終場淳熙中復搜遺材以試於太學謂之待補南渡以前試者少每詔下則試於

浮圖近郭之虎丘其後漸多則試於郡學又多則郡學纏葦為屋以居之後又益多太守姚憲始作貢院距今四十年試者至二千人合五縣二百幾鄉之士七八十年間增至二千幾百人今太守陳公懼不足以容也乃闢而廣之因為之記

玩芳亭記

玩芳亭山居廢址也畧計地可十畝中窪為池周徑百步橋於其前有徑百尺其濶十咫繚曲而復可以散步

厥初經營與草爭植惡木蔽芾乃夷畱蕪斫窓為疎淪出茂好彙次稟株有滋其萎爰暨秀發作亭瞰之其極以五夫卉木蓋雨露之英華和氣之滋液其在人則其傑然者是也蕞爾亭朱者白者無幾爾而天地之生意具焉余日臨之把酒賦詩迎緊送謝當其目倦挾種藝書接行砌下蕪穢不治而秀色薿薿亭所以名此其義也古者士以退伏為常以循修為職故世無放士士無淫觀進退之間皆有事業今余遺落其天常傲墮其四

體不自知其罪也又從而買花逸老於一亭之上幼壯之不力又何以記為蓋余道德之棄才也進而仕則腐於力退而學而樂地未融焉斯亭之作蓋獲寛於父兄師友而求不沒溺其身者也是故余之有得於斯亭三焉芬而潔妍而整若知所自持一也采掇則人即之而不即人二也纖穠相安閒落不競庶幾乎知命三也噫余之得是者亦直寄焉而已士喪其實德不知分之所當為縱心志之欲而又自以為義理之在是殆哉亭無

瓌材無斲飾可不記記其落成則其年月日也

論

四塞論上

長安四塞之地也葢自山東而入則有函谷限其前（今陝州潼關是也）梁楚之銳鋒不能遽前也自襄鄧而進則有武關制其旁（今鄧州縣故武關）襄漢唐鄧之游兵不能乘隙也西有大散以禦秦隴之窺伺北有蕭關以當匈奴之侵軼屏翳蔽遮牢密周固若四塞然而函谷地高而又險其

於四塞之固尤為重雖然函肴則天下之險固而洛陽則又天下之咽喉也秦謂之三川漢謂之河南唐謂之東都有洛陽而為藩籬則函谷可以立不幸强者據三川之路塞成皐之險距飛狐之口杜大行之道使天下之兵三面不能相救則函肴雖未下而關中孤矣昔秦居關中洛陽置三川守嘗聚重兵漢都長安而滎陽成皐鞏洛皆為重地高祖雖屢敗不去京輦七國之變亞父疾走藍田抵洛陽蓋有洛西而後有咸陽此天下之

大勢彼禄山反書既聞明皇始以封常清乘驛詣東京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之橋為守禦之備河陽今孟州是時崔無詖守滎陽滎陽鄭州虎牢也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常清所募白徒亦棄陜地欲以潰軍退守關門而失潼關即函谷也蓋漢守河南則長安固唐輕陜洛則關中危唇亡則齒寒何獨漢事哉楚之城郢也陳之守江也蜀之劍閣也委棄四隅孤獨而守門戶戶庭之外寇來偪人如之何而可哉

四塞論下

其次武關高祖由此入秦七國之變田祿伯亦請自淮南長沙而入武關劉裕伐燕沈田子一軍亦取道自此蓋函谷必由鞏洛其地尤高且險唯武關徑捷其視函谷道為徑易然使山東無變江淮封壤環於外武關乃吾圉也又何患哉關中所患獨有北方之沙漠爾婁敬傳稱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考之張守節之釋史記河南地今靈

夏勝州也其地至上郡鄜延不甚遠而鄜延去長安亦不為遠所以敵入雲中鴈門則京師晏然入上郡北地則京師震動蓋敵自雲中鴈門而入陷燕代下井陘壓晉陽然猶在河東也關中大河衞其東豈能遽為患哉若入上郡北地則亟矣孝文十四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是敵犯原渭而鋭鋒至慶州矣候騎至雍甘泉甘泉去長安三百里爾孝文後五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亦通

於甘泉夫敵自右北平燕代而入者吾未暇論自河南地入者氛祲相去每在三百里内何哉蓋京兆雖有三輔而馮翊扶風之前已為上郡北地近而寇迫朝那蕭關之城塞不足以距敵則三面之勢此為最弱焉爾昔周之都洛也困於西戎秦仲始大以能為周扞其西也其後周避犬戎而東以地近戎而西陲無甚封國也及秦襄公逐戎復奪岐豐之地周終不能有而割以與秦秦之興實自此然西方無大封國則周不能以獨存周

固不容於不與秦也漢都關中又迫戎患則宜鑒周之事分擇信臣置雄鎮於上郡北地以藩王室則敵雖大入庶幾亦有所屏翰矣自高祖用韓王信於太原用臧荼盧綰於燕未幾皆叛且不暇為西方之慮婁敬雖能計道里之遠近而其策不過欲徙諸田屈景之族以備敵爾不知為四封之外慮也文帝每遇敵入發兵屯上郡屯北地亦為久駐之計蓋嘗以十萬大兵用將軍屯長安旁及後灞上棘門去長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

皇皇然憂其倉卒而至堂奥之内也其得免於外國之禍者幸矣哉

高祖論

或問高祖其劣於湯武歟曰湯武聖人也高皇帝真天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為君之大畧耶湯武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籍吏民封府庫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耦語去誹謗立三章之約與父兄除害

而已迹其初興湯武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於南鄭也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亦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於京索閒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祖將十萬衆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為義帝發喪縞素捐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舉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専征之任而約會於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畧也自起

布衣為萬乘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海内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髙於周文伯者莫髙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恢恢乎以天下為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略英轡超出乎籠絡駕御之外矣葢髙帝雖道愧於帝王而性洞達

其於為君之大略庶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為君之大略則然矣項氏支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姓劉氏田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高帝即位求布千金匿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皆平生仇怨所封皆故人帝有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耶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於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心術之大害也愚讀太史遷班固書皆言子房自入關

即道引不食穀高祖之劣於帝王其諸入關以後猒苦征戰之餘急急於求定有防閑天下之過乎蕭相國守關中定社稷立宗廟高帝雖數亡山東而常全關中以待帝蓋宗臣也陳豨之反上使使拜丞相為益國行封置一都尉為相國衛人主在外而大臣無故益封何耶黥布之反上自將擊之數數問相國何為何哉相國以私財佐君上始説買田宅以自汙上心乃安又何其淺陋如此耶史稱人有告韓信叛者又曰上恐惡其能也

嗟夫裂地而王之叛證未見一夫告變主名不立遽執縛之高祖於是失君道矣昔者豐沛之初奮然為父兄除難而起此心何心也雖未足以言湯武之事其所舉動庶幾其近之矣今以為一失控制則天下將為他人有不免因事而誅天下之能者此心又何心耶豈惟不敢言湯武之事而去曹孟德宋武帝不遠矣或曰高祖不如此則天下不定嗚呼是所以為高帝之末學也夫天命之集於高祖久矣其有不治者乎

說

滕昺改名説

滕昺年十七專以不越戶限對春秋大義齊晉霸事數百言甚辨於文余聞滕家子穎出皆無常師因訓其名曰昺昺日也字之景舒日躔乎子於丙斯極度三百六於進其積學成匪潰毫釐絲忽舒遲尚畔勇取為踰咨示滕昺勿潰爾力有所微細乃學之則

傳

劉先生傳

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為弟兄妻姒也以詭匄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衝鬧咽之市官府聽訟之旁迎神之所畫為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焉然獨不能鑿空其所僘僘者識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幘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為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少嘗為儒已而遇道人者教之養生忽一日盡棄其

所嘗學者日賣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輒閉門不交人事然其年已六七十歲肩高於頂頤隱於臍貌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為之絶倒而其少年者特工傚之遇其作場往觀者必曰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謔雖多端而其少年傚劉喝藥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批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於市適遇劉賣藥過其前伶乘醉而詬侮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遏不能行劉困苦甚

乃謂伶者若可謂不自憐矣爾以工於儌我顧從而得衣食其妻子今不嘿自思我顧有恩於若而又困苦之不知儌我能使觀者若此衆乎又顧其觀者曰里父兄何笑我為且其效我二年矣衆見之亦厭矣必又擇其可笑者而儌之計非吾里中人人不見彼不學則吾憂其人者必代我矣且效我我無妻子曰困若於市餓窮一身爾輩吾家此聲一出則誰鬻賣耶衆少年聞之駭然而散退而相與聚言曰是言有理

始之音一二矣尤强記熟誦左氏千言不遺一字子正絶愛之是時天子方粉飾太平大慶酺䜩非時臨幸四時竒麗之觀不絶貴游勲戚乘堅策肥游目騁意不惟都人為然而近京人士習慣亦不能免方時殷富家設義漿於閭外肴羞名醖皆取具於道路宛丘距都門不數舍午夜燈火相望伯可馳騎信宿往返狃於承平年少之習其後兵火飄轉方相與求生於草莽之中而溺於舊染至於中傷善類興蘇玭之獄卒為名論所廢是

康伯可傳

康與之字伯可家宛丘與常子正相隣又相好也方全盛時洛陽左王屋右嵩山巖岫互出若列庭户水竹花木天下鮮儷故賢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居者衆而物益貴歐陽公旣得謝始去而之潁上焉宛丘介乎潁洛之間當崇觀間嵩山晁以道四丈方閒居伯可嘗往學焉又嘗從澗上丈人遊澗上陽翟陳恬叔易也兩公名行尊所謂中朝之遺民伯可操几杖侍談麈固嘗親聞正

伯可又挾秦氏子弟為重請得出樂妓趙芷籍携去彦恭未有以顯拒之也倅蘇仁仲嘗監奏邸兼官密院計議與胡澹庵有同寮之契仁仲間白事造堂中秦丞相驟問銓書有斬檜語信乎仁仲實未見書衝口以不聞對檜疑以為黨銜之其後請外得知廣德軍復論罷之久之起丞郡姑蘇彦恭迫伯可請不已因相與謀之仁仲丹陽魏公孫子正女婿也頗能道子正愛賞伯可語謂是舉也且為伯可終身累果愛之則如勿與仁仲非

知風俗之移人可畏也已因具録之以為世戒云初伯可監杭州太和樓酒盜庫錢飾翠羽為妓金盼履坐免官落魄無所與歸會子正自中司出守吳與伯可固通家子弟也又嘗偕行入廣遂奉夫人氏以往子正創檢察御書月賦緡錢三萬伯可費輒隨手盡不及甘旨供也其後子正將去郡探取數月輩致其夫人氏所伯可心不樂也則去而之姑蘇依周彥恭彥恭東平人雖法家而北客例收卹南來舊族解帶換衣待之如骨肉然

特難一妓也實愛惜伯可然不知伯可已攜妓去而之松江矣彦恭尋亦悔因追還之具道貳車相愛語伯可溺一婦人不得則無聊因惆悵失緒日夜求所以逞憾於仁仲者未得也未幾子正卒於海鹽遂誣彦恭賻子正錢二百萬且屬仁仲為文以祭有奸人在位公棄而死之語當路震怒立命中丞俞堯弼核彦恭鐫職且罷其郡丞命提舉浙西茶鹽事王珏鞫之於是仁仲與其子玭之獄起矣獄上卒無驗坐玭將遣祭持紙入其家

顯為文有實而已於是削仁仲籍投臨汀玭亦停官竄吏十餘輩子正妻方氏務德經略女弟也子弟尚幼傳聞禍且及已將録其家遂盡鬻所有一簪不留竊載旅櫬之聚塢黄氏葬之水濵歸以待南荒之命實紹興庚午事也其後當柄者死諸嘗告密與羅織之獄者次第論罪伯可仕於閩過其帥李如岡坐責命至如岡固匿之且問前事猶謾辭以對如岡叱起之後還三衢或云竟取並為儷云伯可初以小詞行世號康伯可故不著

其名論曰自太史公傳佞倖後世因之蓋嫉夫盜言之孔甘而至於亂國也而讒誣為尤甚迹其中傷汙衊如蝮蝎然至使忠善受誣君子無措足之所而史氏不表出之何哉予録汪召錫陸升之莫汲姚晌諸嘗告訐者為讒夫傳以著小人沮毒起檥之因以補史氏之闕遺焉嗚呼當秦氏之末年道路以目相視而杯酒失意者輒肆其忿恨以起大獄原其端則自康伯可肇之也嗚呼若伯可者又可勝誅哉

答

棄硯答

有物於此寒暑激射背面剥蝕仲夏之月拂烏几啓蔵室舒蠶繭之楮握雞距之筆將㠯續廣騷於未晡了百凾於一日既而墨跛跛而如距翰欲濡而旋嗇周子乃呼僕夫滌外膠盪幽黙擬陰鑑導靈液終樸厚而古醜蔑呵嘘之滴瀝乃喟然而嘆曰物壯則老理久則息囿於形者皆然而況乎石之泐於是氊包席裹將棄舊而

規新期易鈍而為利午夜見夢曰陶泓氏應答條理一一可紀曰若懵予之遲緩而不及事乎我雖漫漶飽閱世態形刳心存不磨在子何底凝之尤而索我於形骸之內我與子居今四十年子學點染於我磨研餘波所及文字生焉學淺學澁短章大篇子取予求不汝瑕殄我質顓愚不利走趨中間太學辱在泥塗黃塵滿面墨突無烟載飢載渴不飲盜泉我心匪石知白守黑窮年矻矻昔子在莒有褐之父善治文字髮未種種弁髦同

棄桐門魚里得子之始膠漆自比功成輸盡俯仰誰記今其存者獨余在爾子何不思故舊之不遺而忍於秳糠而及米余應之曰物庶新奇適用者宜今有支機搗練為物之卑靡濡靡潤猶莫之為况乎詞翰於是乎出而淹速隨之子如椎魯發藻者誰今將告子以弘農之譜子未可輕為主人疵夫硯品數十故有錯精銅裁水玉傳偃漆截筠谷采美蜯之殼浮查之木彼鐵中之錚錚亦餘子之碌碌又有屑石末出陶穴發瘞土斲瓦鑄

雖埏埴以為器然非我之族類乃若青州之砥絳絲黄
裏維淄之坑有聞無聲駞基羅君繡纈五紋洮河腝玉
價侔結緑雖未足為天下之寶皆嘗狎主黒壤之盟今
將與子訂楚產窮越砥訪南唐良工之子孫驗西巖絶
頂之脈理定七里之優劣續五絶之款識子其志之夫
斧柯之山青花如秋紫雲炷目紺潤奪玉尚其色也莨
弘灑淚黳精絢内九暈徹心有間有正貴其目也浮輕
漚飄麝末圓毫促點薄重乾膩聲之隱也黝眉黄眼玉

乳金沙蒸雲含星旋轉如渦體之異也𪙊形縠理有茫索索若烟非烟若縷非縷文之細也暮天如水秋雨新霽表裏澄潔無間奴隸瑩之至也凡此數者寸有所長與人莫逆或靜而敏或順而澤滿脣抱水噴墨成紙低心承潤無跐自至故能發微文湧泉思佯德於萬石君之家索價不啻二萬錢之貴今子歘然孔穿褊陋黯淺有度而遲符采不眩乏刮眼之相視漸老色之上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挾故而問則吾不知乃莞爾而笑曰

氏子所稱皆研之靡有物於此天地儲精日星耀芒凝以雨露結以陰陽其形則長短大小或圓或方難終難窮不主故常其文則輕清重濁能玄能黄一經一緯迭為文章其噓則觸石而致千里之潤其翕則涸陰而凍七澤之温默則收聲於厚壤語則出響於玄淵是為無名之璞造化之甄故陶唐氏得之而為純懿夏禹氏得之而廣疏鑿孔子得之而修墜地之文孟子得之而距摩頂之墨若夫帝鴻之玉紐太公之金匱河東之故

刻魯廟之穿札雖模範之尚存而不知道術已為天下裂矣於是滅於坑焚散於屋壁愚黔首尚刀筆進大滑雖斯文之未亡足為硯之一阨厥後馬遷發名山之藏班固揭蘭雷之秘相如招徠為有之徒子雲作為墨客之對又數百年韓愈氏田狂瀾返古綆作傳以附見其出處修文以瘞藏其破碎然皆不過寶為文字之祥而資筆墨之戲今我不惜漏泄於言語蓋欲子畧識真才與大體而乃專持匠石氏之説宜吾以秃翁而見棄也

且夫尤物移人慢藏誨盜彼平生之長物充耳目之玩好然木石之怪聖賢弗寶故偃王為之以玉璞而託於貽石室之辱晉懷寫之以銅鏐而無以禦陸沈之擾方其寶之也自謂可以潤生民澤世教然迄於爭奪瓦解原壤如燎烏覩夫終身之與俱而貯水之不耗哉矧夫一氣變化萬類氤氳空花結習是身非身故醜好沿於所見而高下生於相形澹臺無貌墨臂無名或餓死於縱理或始生而有文高黑子而成帝旃紫色而餘分雖

八彩之至貴亦重瞳而自焚彼人肖天地之形而猶若是況乎一拳石之無情彼其著星壓贅醜點或黃中而通理或羅縷而自陳剡芒奇詭觸濁經清譬如木傷雨而奸黵礎欲潤而暈生爾乃生差别之想分利鈍之根擬形容於厥象指瑕纇以為真是何異指波心之炯而索月見空中之肆而為人耶居吾語汝九韶不奏孰嚅鳳咮一勺之水豈容龍尾鸜鵒來巢春秋所以紀異不食馬肝食肉未為不知味若認贅以為嫡以有眼為最佳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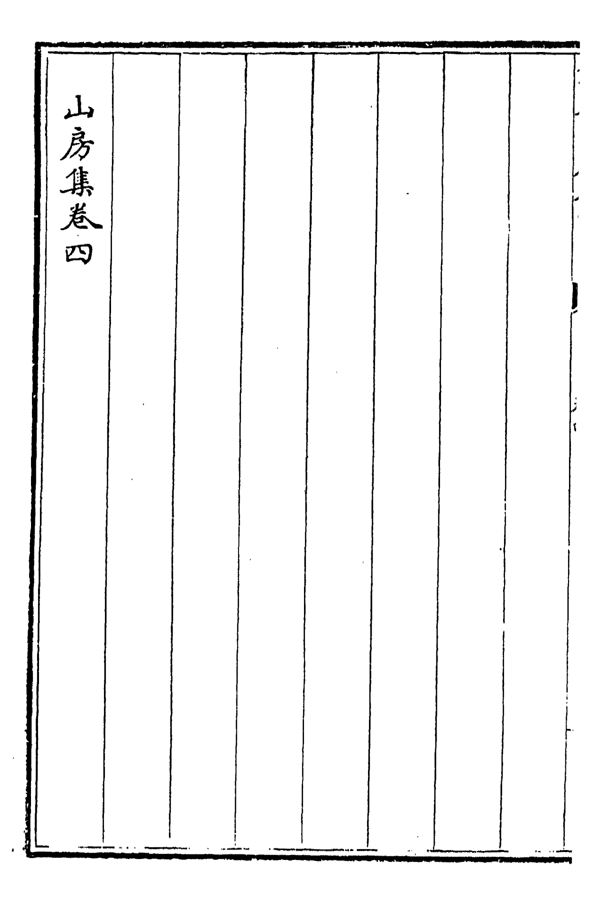
持黙朱之論幾何而不見笑於大方之家矧夫端石無鋩歙材少膩譬如粢曼之乏風骨亦猶通敏之多粗糲彼未能以免俗必反常而為貴然求百於千萬嘗無十之一二非沾沾而自喜則消耎於精鋭況鄴臺屋上之烏尚欠淳灰之洗而距野澄泥之字未免下同於羣碎其他渴則乞索飽則滯淫無之靡闕有不為珍今子豈嘗學書而得敗篋者哉不然何至以下駟而驕人且吾嘗有大造於子其知也耶曰何如對曰子之為人廉而

近劌其色焦然微有剛利欲投膠而變濁常蒿目以憂
世惡毀方而瓦合幾轉喉而觸諱傷中心之坦直貽四
面之汙痏向及其鋒而用之則劓汝於是非久矣顧方
為子收卷而小靳何乃責我以未能汪洋而大肆然則
子為蹈火不熱入水不濡乎胡為納之罟擭坑穽之中
而不知避已余乃内熱震悸三揖而進之曰余聞石不
能言今子無鬚眉而甚口乃過於童烏之言玄豈天將
憐之假神以啓其衷乎吾今知子矣曰若知我謂何曰

子見素而抱樸者也學黃老之道傷墨氏之兼愛而隱於漆園之下者也昔吾見蔑之面今吾見蔑之心矣挫其外方而不割也刳其中虛而為盈也摧屈其鋒鋭不闕其捷也肌色昏然毋以氣驕人也其以虛玄為之骨黝黝為之體者乎子殆有道者也曰斯言過矣我雖於淡泊相遭而形為心之累少共絹素之用長識淄澠之味上之豈不願學為文雅以鎮俗中之豈不知發為波瀾而飾治下豈無几案之材而規升合之水我豈石之

人哉我惟涉筆其間有見必識蒸亥豕之渉波見岀晝之濡滯闇或行而或尼非臧倉之沮毀吾既不能削方而為員兮信有失流行而坎止幸託好於金石兮逐浮沉於下里子以我為不能斷而小之則固宜若曰進於道矣則恐未子言過矣毋重吾罪余惡其荒唐而無端崖復從而扣之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始吾期子之道為沈濁今子乃言有命之通塞果且有知乎哉請子一決其用舍行藏庶幾不憂夫玄之尚白於是辭窮吻索

自知不能究詰請以太卜之瓦兆參諸速山之窔易乃命史蘇端蓍筴視壆析遇董先生下帷之兆曰余不堪也又筮之遇☶賁之☶艮賁之貞火也其悔山也文明以止晦其明也其繇曰他山之石有文在脈時止則止幽人貞吉龜筮既襲東方將白主人就席舉手揖客陶泓父笑言啞啞早知翰林主人之設客難萬言不如一默



山房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房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秦　棣

謄錄貢生臣趙　珍

山房集卷五

宋 周南 撰

題跋

古今注

古今注三卷晉太傅丞崔豹撰輿服都邑音樂鳥獸蟲魚草木雜注問答釋義凡八篇

炙轂子

炙轂子唐瑯琊王叡纂叡以二儀實録及古今注樂府

解等辭義重疊削煩補畧正其謬誤為一編凡五卷卷各有類

國史補

國史補二卷唐司勲員外郎李肇撰記開元至長慶間事報應鬼神夢卜與帷簿皆不書

鄴城雜事記

鄴城雜事記一卷唐馬溫之撰溫之代宗時人鄴舊有陸氏鄴中記楊楞伽鄴城故事溫之乃自魏武初造至

高齊敗沒凡鄴中帝王所居及君臣行事録之梗槩號鄴都雜事

封氏見聞記

封氏見聞記唐德宗時吏部郎中封演撰凡十卷首篇道教叙道君符應之誕辨河上公非漢文帝時人儒術篇記廣文館本末與孔子廟祈子之事文字石經所載甚詳其後雜載官名制度名物殊異終於侮謔

牛羊日歴

牛羊日歴一卷唐太和九年劉軻作斥三楊與李宗閔牛僧孺之惡謂僧孺結宦官楊承和穆宗不豫嘗懷異圖後有懔藥子皇甫松書稱此書為信史目僧孺為太牢又謂僧孺母不檢作周秦行記呼德宗為沈婆兒録惡已甚豈李衛公黨嫉惡牛公者所為乎

南部烟花録

南部烟花録一卷會昌中拆瓦棺寺有雙龍藏書中有白藤紙數幅題為南部烟花録有魯郡文忠顔公題録隋

大業末煬帝南幸湎滛祕迹即大業拾遺記顔師古撰

又題

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閣閣南隅有雙龍閣之忘記歲月會昌年詔拆浮圖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一帙雖隨手飛潰而文字可記乃隋書遺藁也有白藤紙數幅題云南部烟花録僧志徹得之及焚經僧人惜香軸爭取之拆去紙筆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顔公名題云手寫是經即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志徹因將隋書草藁示予遂得録前事

及取隋書校之多隱不文時有符會事頗簡脱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黄門顔公不欲筆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則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兹事堙沒不得詞人才子談柄故編成大業拾遺記本字缺十六七悉從而補之

龍城録

龍城録柳子厚謫居次中朝士大夫所聞凡四十三事有云羅池龍城勝地役者得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于山左福土氓制九醜欲隱余于斯歟其後退之

廟碑中語豈推本諸子厚之言歟

松窻雜録

松窻雜録一十六條唐人韋濬誌元宗中宗德宗文宗狄梁公姚崇李衛公遺事與物之異聞者十餘件

幽閒鼓吹

幽閒鼓吹唐張固撰次首記宣宗數事餘雜識中唐以後事今多載正史又云宣宗屏人問韋澳杜淙勸李宗閔以御史大夫薦李德裕如此類今見正史者皆本此

嶺表録異

嶺表録異唐廣州司馬劉恂撰恂昭宗時仕嶺表紀嶺表川澤犀象禽魚珠金草木有殊於中夏者三卷凡百餘事

傳記

傳記兩卷唐劉餗撰餗嘗為唐史官又作是書雜記齊梁隋唐初事今多載正史

尊號録

尊號録宋莒公庠撰取陸贄封演之説述歴代帝號之稱謂當否稱頌仁宗慶歴以後不稱尊號之美欲存實去華盡屏前號專帝皇之稱

芻蕘論

芻蕘論張文定公方平撰時仁宗即位八年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公弼再舉而得文定英宗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若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乃拜翰林承旨

題徽宗實録

徽宗皇帝初政天下聳然保太平矣始召范忠宣欲以為相陳瓘龔夬豐稷鄒志完在臺諫忠宣以瞽不至堯乃以承旨召蔡元長既至曽子宣亟出之帥太原數日蔡挾二向王都知劉友端專以繼志述事開陳曽韓二相罷蔡為右丞月餘入相陳鄒輩立遂皆置嶺外天下事自此壞以至外國相侵竟無虛日而其禍靡所底止矣

山鎮安中外之功如謝太傅竹帛登載類能言之獨親征詔天下傳誦餘四十年未知有出公筆者竊意盛德大業尤不欲與文士爭名故推美於人是以至今昔會昌伐叛播告之修多出衛公台宰之手于時誇艷學士輩幾無顔色衛公卒罹讒忌惟我文正韜德不競宜其一時文武才藝盡爲公用卒成伐功也

題四川耆定録

衢州士人毛方平仕于蜀遭吳曦亂後毀印紙久之叙

書胡澹庵爲忠獻作卞壼祠記後

右晉驃騎將軍卞侍中祠記紹興辛巳故資政殿學士澹庵先生胡公筆也距今五十二年矣石未克立而廟及忠孝亭滋圮某既繕而新之會公之仲子將漕適至亟請於參預樓公書而刻諸祠下惟澹庵先生行遠之文足以垂世扶教某幸甚得附名於碑陰云

書陳文正擬進紹興親征詔草後

故右丞相陳文正公當北人叛盟時宏濟中興不動如

右紹興八年戊午議和自趙忠定罷相曾胡二公讜言得罪至次年己未下詔曉告四方和議初成本末歲月未甚遠日月先後鮮有能知者暇日捜討舊聞録諸楮中姑備遺忘題為戊午議和録周山房書

書鴎叢録跋

乙丑歲余憂居讀靖康以來雜記得數百事間有太史氏之所不録者抄置楮中不復詮次題為書鴎叢録余老矣東觀蘭臺夢想才命所不易到姑識遺忘而已周

雪得仲過吳見訪出此相恵此編于蜀亂最詳其所著

從亂逆黨蜀師怯懦與事變初聞廟堂無策恐不為不

當其痛楊巨源之死由彭輅旨别録所不能及方平頗

負氣云

吳敏中橋録跋

右吳敏中橋録紹興曾卿元伯家所傳本敏中真州人

録蘇文忠奏議文字葢方禁蘇黄之學云

戊午議和録跋

南仲書

姑蘇衘宼録跋

紹熙初元修髙宗皇帝實録故侍郎廬陵孫公從之時在史院是編嘗取以往段間遂為間道實孫公筆令遺墨尚在而哲人淪謝已三年矣南項為太學諸生實受教誨成就之賜追思博學多識忠君憂國愛善奬物之意為之淚流嘉泰二年清明日書

趙氏痛心録跋

右數段丁夘春在浙東倉幕時宗兖之子監越之鹽倉適其弟京官為黄氏壻者來閒語及之亟借録記十册自言黄氏録藏頗多似不堪示人也次年居憂偶題

揚州利害録跋

此篇譚元猷作元猷名良顯作此編時張詔君卿實命之君卿與郭原闕讎家恐未必為當論

書政塗雜抄録後

右政塗雜抄慶元大事記此必非老參筆恐諸郎增飾

或云參長子廣德之文也余與陳氏子弟别乆丙寅自
掌故得浙東倉幕過之知其于甲寅間事必有私所記
録其次子昌孫新撫州守謂余曾與其昆弟往來之日
乆且嘗辱參薦于朝且自謂其言可信丁寧不泄而出
之余亟呼書吏崔宗之録藏于篋撫州連三遣老吏督
索而此本已完矣後察其意亦悔出之也丁夘居憂書

譙天授事録跋

譙天授事已已撫州孟濟甫録示濟甫今為鄱陽守襄

陵許公翰甥也鑑堂遺事趙搏御批皆在池時所得

五雲次舊聞録跋

右五雲舊聞新太平倅韓楚卿家傳本作此書者倅之先丈膺胄紹興有五雲門蓋諸韓所居云充浦小上方李好謙璉館其家得之嘉定癸酉三月十五日識

書方夷吾巳見録後

右方夷吾所遺夷吾名導侍郎務德之子曾侍其親仕於紹興乾道間此編若無可取故舊文字不欲棄毀耳

之過不足深治尹公師魯亦爭之二公皆天下所取信者斯言出則公論定矣杜公何用復取而自言之此正與李邦直之事類邦直策制科有雅才或謂韓公以伯氏聯姻數抑之韓公為天子宰相當軸果以私嫌屈公議是所以為私已計而已安得為韓公蓋韓公不自用邦直有歐公永叔知之又薦之猶杜公不自救子美有韓公尹公辨之也當慶歷治平間天下以是非賢否之責為公而任之者非一人故二公益得自謹於嫌疑之

周南仲書

跋尤氏家藏蘇子美帖

昔陳後山作叢譚記杜正獻丁文簡二公在政府時言者攻蘇子美甚急正獻避嫌故文簡論以深文子美遂坐廢為民按元豐六年後山年十六七時已出從曾南豐遊其於慶歷三年事相去方三十餘年叢譚記録舊聞必不妄竊謂杜公非不與也不待已與耳當時有天下望者孰有如韓公韓公位副樞為上言舜欽一醉飽

謁陵寢使蜀道間筆録也始余竊從好事訪以南渡舊聞則先老已無存者慶元丁巳前籍田令岳侯震艤舟秋浦亭下往納謁焉因語岳事本末籍田娓謝方患難時齒幼不盡知又問紹興十一年齊安士傒坐交書藩鎮罷大宗司斥居外復傾身請以百口辨詔獄之究誣是何相知之深相與盡力之如是耶籍田泣謂余先公孤起軍旅豈識宗室近屬曩者齊安倍張公燾銜命謁省橋陵道過武昌時始識公先公

際其後歐公為人罔蟣舉朝乃無一人出與之爭而吳沖卿不免自為文疏以辨若蔣頴叔輩東坡猶字之而不名也沖卿雖誼不容默而氣象非前日矣世衰道微好以後世之見臆量前輩愚恐學者誤讀叢譚壬申臘日舟過錫山因尤焴出示子美帖輒題其卷末云

跋輦洛行記後

右輦洛行記一卷妻外氏洪公吉壽紹興九年辟祇

素意卿士大夫一見即握手引坐深語既諜知敵情動息實無意斂兵因力言敵無信且二公此行關國體盍少緩未害也齊安年少固激昂喜事方日夜企而望歸謂公不主和實曼辭邀留不為之動且詛不當以王事憚行遂馳去既去三數舍塵氛倐起囂呼動地導從股栗復馳而南無幾何則兵㦸已壓其前先公在行且怒且喜迎呼二公固謂君毋遽令董御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須之兩將捷書尾而至其後

齊安坐論救公譎慨然有烈士風實激於所嘗目覩誼知公非但德公深也余竒偉籍田所聞謂世必有私識於簡策者每以未及盡見野記小史為恨丁夘再適越知妻外氏實壻齊安且用齊安表上其才得仕又嘗身預使從亟求得此卷攷之按趙張以是年二月二十四日出國北門王事沿道有程獨至鄂罷就舍二十許日洎再得金字信督趣始治行皆無所謂倉卒道遇兵事但既行命張憲以兵護之而往而

已是書距今七十有三年當時豈有所諱隱闕略而不著耶抑非其使行時事而傳之誤耶然在武昌所抄多竄定不盡存其赴岳軍燕設與岳帥致饋間亦多塗抹偶其字畫濃淡尚餘髣髴使實遇兵又蒙岳力其不敢形筆墨以賈禍決矣要之無故不應淹泊武昌如此其久非嘗有意外又不應嚴兵轂發將為衛其不止於道梗備它盜明甚則籍田之言為不謬決矣惜乎劫於告密羅織之威雖與渫寒士箧牘私

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見者亦畏避刪除而不敢盡存故雖七十三年敗篋之所藏復出而曾不足以考證之也則其間遺落泯沒而不盡傳者何獨籍田之所聞哉豈不甚可嘆耶按張子公歸奏諸陵石潤久涸使至而津流適通令閱行紀實泰裕二陵在永安軍之南號青龍河其載新界事實如李愬民李仲苟不屈於童貫皆有補史氏之佚遺稍加刪潤當與程公子山西征記並行公名龜朋世家維揚博學

有文屢上有司不第尤嗜史手寫溫公通鑑今藏其家結字行楷有法生平喜著書業隨右列不偶多散逸不傳云嘉定庚午外孫壻周南書

書僧仲殊詩詞真蹟後

右僧仲殊詩詞癸亥秋得於葉石林家石林書院今景德寺側天台倅葉松所居是也葉氏謂此編仲殊所自寫牘背皆元祐間刺字仲殊死於承天寺僧房嘗見老僧能言其詩甚異嘉定庚午周南書

墓誌銘

黃平甫墓誌銘

黃槩字平甫世昭武人故閣學士謚簡肅諱中之孫令衡陽守瀚仲子也平甫家庭所漸意氣亢卓論學取友務一趨徑直好面數人過以此無親暱然其遇長老所敬恂恂退然畀執未嘗敢自出也蔭補京官再監麻沙楓橋鎮稅鎮視縣事少則已能蹇然不屈惰有當仕之意能使去而懷之轉通直郎幹辦江東茶事司吏瞞取

官物平甫掠治之旦日吏告屬官專捽小吏去將歸罪
列僚俛首謝平甫爭不能得即臥病匄去使者促切之
不為動則又益怒然終以平甫整佐長事無夸挾意卒
得職手寫吏牘不苟敬事上在官私損衣食間遺親舊
有名色俸別居之以當公費卒於妻謝氏父給事中官
舍慶元某年七月幾日也病革矣聞其友報罷猶強其
弟棨治書竟起自為之年纔三十二未厭於學有至性
云妻謝氏後幾月亦卒將合葬於某里棨來索銘余曰

如平甫繼嗣何曰大人命矣啟有子則以後之銘曰於是黄氏宦十世矣有孫而賢難哉余嘗與平甫仕於池與之上下議論其父子實宗從朱氏學云

朱晞冀墓銘

晞冀得年二十八慶元五年某月日卒明年幾月幾日葬某村某里晞冀居然成就子弟始得熱疾汗其表失度或曰痎瘧也誤矣是謂亡津又二十日竟死頃嘗見晞冀試官題同學者稱之及病亟謂其母必葬我買好

棺以斂其父母皆六七十歲人可哀也已有兩兄其季晞顔求銘於同年進士某人銘曰嗟晞冀往誰嗣生吳縣銘在此

陶宣義墓銘

嘉興舊爲蘇隷邑其俗樂誼而尚施然其弊也夸豪而事無益千金之家蓋不相及或僅不足以急人至若華穰豐飽以崇老釋者往往竭其力以趨之雖其爲施同要以不累于俗而知所輕重者是爲難耳柳澤之陂有

長者焉陶君其人也君嘗成於父兄不廣斥於利謏事於弟姪不計析分銖獨慕為恢闊均戚及疏偫其嚬呻藥病斂死梁川甓道視力所到又自以為弗足也已巳庚午江淮饑民相食近甸斗粟幾千錢官賦民粥不給賣餅餌者不敢過市餓者撮道旁滓苴嚼齧之大家方峙其糧以左右望君抄並舍二千家發囷廩下其賈之五計口賑之瘥且起簡其疾者餽以共之歸其流者槖以遺之或轉其歷來弗卻也稚者養之死者瘞之讙曰無

多事啇禍矣君曰共患爾非德也已乃義君之舉者風動四方出滯藏做為之所活者倍於柳澤焉君有業于華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輒破相與為隱寄而已君創義役弭爭端窒賕謝吏失望悵然則怵豪右撼之于有埶君不私一家患一鄉反傾補罅濟已贏人凡十年義役得不破君燕處則有偵于門閭出則有詗于路旁觀者厭苦君開門當之無空手還者顧謂其子吾所為未有遺後長道也今當别為義廪幾以賙族姻為

義薪幾以平市估其所甚重若飾神祠繕梵宇察其輕重緩急以為弗若焚劵已責之為急也病革矣猶曰無虐貧庸無為怨府亦異乎放利而没身者矣初君不求仕教子而已一鍾之粟分人之災非如畦種可計日待也而大章大甄并入太學大章擢丙辰第大甄未幾以上舍策名君不由流級值國大慶亦得官封至宣義郎以老豈為善者雖淺薄彼昭然者如響之扣若此其易耶君卒於嘉定壬申五月幾日相為襚禬有封臂肉者

誠之感也世或謂人不可以義動者其信然耶君名某字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保義郎世籍震澤其適柳澤也實自保義定遷始母某氏繼母某氏娶沈氏孺人先卒二子大章某官大甄某官女適從政郎前浙東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劉宰孫男尚幼以某年十一月幾日祔於柳澤之西沈夫人兆銘曰施不必義逺于利惠非爲德可以食嗟陶君慨有識歲寠艱發仁術綫霤微誠達石刻幽藏後有述

郭子東壙志

有宋郭君諱震字子東年五十二嘉泰辛酉十月七日卒後八十二日葬吳縣長州鄉華山梅塢父諱大任奉議郎知陜州贈中奉大夫母陸氏贈太令人郭氏由淄川人南渡為吳郡人君陜州仲子十餘歲喜閱伊洛遺書未冠讀易歎曰天地吾仁中一稊米耳由是棄科舉婚宦超然有遺俗之志後十餘年君病七八十日藥盡試弗除已而神暢朗一變灑落末乃與所謂通神先生

者游其所得者他人亦不能識也不狃方術不繆吐納
氣合體固冬不蘊絮夏不殫暑動作怡易愛陶潛詩時
作行草數行或夜半起坐鼓琴樂其所以自得者三十
年嘗欲泛瀟湘窺廬阜訪隱淪以終身終以兄弟友愛
不忍去也屬纊氣微手容如拱蓋君質純處淡生不擾
於物而堅磨澄濾之功深宜其終始逈異於人也惟君
隱約之跡應得銘誌令葬日薄姑追大致納諸壙君嘗
號曰自然蓋得之於夢寐葬近先塋亦治命云

長女壙銘

宋有禿翁周某以科舉進居二十五年官不過一命閱繞六百日有女長曰艮母黄氏出也曰子不能為農祈年賈射利工追技行矣盍嫁而女老焉於是今資政殿學士長沙太守衛倸以其子樸請曰昔仲子嘗女而子矣重婚不可乎樸今為從事郎書寫湖南安撫司機宜文字自少順悌而居業專心默向之迺不更卜女弱息懼不任人事既行姑和政夫人曰介婦奉盥舉進應節

吾固甚暑不令納拜也又曰樸室諸而睦門内覺更親
樸庶有婦乎明年偕樸行有子曰衡老女尚幼結帨早
不知婦人蓐九生十死急起抱新乳兒為戲樂行又不
能得庶媪俱失任護風乘傷湊神腑疾且動且止夜中
猶語笑亹亹索領緣視曰嚮晨我且為家人壽十一月
冬至夕也已而忽變劇殞矣始女三四歲甞病後乃無
侵苦以嫁嫁止一歲居屋室不知有庭除足纔出門即
遠涉三湘數千里生往死還又倍之果命耶何必使余

重累樸以嘉定癸酉幾月幾日葬之某所去其家太傅塋幾步余悲夫昔好與之别而不見其訣也乃銘之銘曰女二十而嫁不留迨其期爲子之未能而母爲嗚呼父母之尤兮而止于斯

行狀

永國夫人何氏行狀

夫人何氏曾祖某太廟齋郎祖某大理評事父某登仕郎夫人家世山陽著姓也初夫人在嬰抱先君武翼猶

未生登仕指夫人謂先祖監元曰以是女爲寛仁家他日子婦可乎先祖臨淮人寛仁字也俱州里同舍又相好也故相狎及之實一時戲言非嘗有意預約論婚也及汴京摧破敵騎漸窺南下淮楚閧動盜起如蝟貲高者先期南渡登仕獨縶於墳墓枎不果行項之張簡常蓋張榮四出蕩掠諸渠首皆指登仕室宅爲蟻聚何氏三百口殲焉夫人族破時八歲頓仆絶矣偶有天幸賊投以兵反置双不死因得逃生於草莽中自是兵火飄

轉誰復記省前所謂戲言先祖獨心念登仕曩與我言者意良厚且吾終不以登仕死生負恩誼卒迎夫人歸先君焉夫人既歸則閒獨歎曰吾終身不獲事吾親矣以吾慨父母而弗及者而以盡于舅姑儻可贖吾之不孝於終身乎蓋先祖壽八十四祖妣時夫人九十六夫人共養五十年凡食飲刀七烦擱諸勞辱事皆身親之如一日焉藥雖常所服餌不以付婢手進也時夫人體或小不平雖苦寒甚暑不離立左右或侵宵分時夫人

曰新婦休矣則眷眷不忍去至再三言趣去之足纔移限外猶側屬以俟謦欬苟疾未間未嘗安於寢也自播徙來吳生計落然然先君固守門戶終不肯叛去縫掖營什一之利聚十數學子資其貲謝以供耳夫人能儉薄綴積纖微量寛計急戶内晏然不見疏𬺈客睹疏筥什器不亂未嘗肯深信其家為空之也虎自為常兒粗已領畧佔畢獨不能服勤章句先人止一子又不忍楚督之及長六博尚氣不諧於儔類獨夫人知之夫人自

少涉難語外門事情則雪涕被面故心亦獨喜尚氣節
閒語虎曰汝慕為倜儻奇節而擯細謹誠汝有志則當
折節於學不學而怙義矜俠則為跌宕毀駕駒矣於是
驚斂釧趣虎親師友故虎得稍服馴義理不攺錯規矩
由右學首武科以至服勤官守叨被國家推擢者皆夫
人之賜也夫人尤膽決有智數嘉泰甲子虎自閤門試
守浮光於是守邊者多已遺家獨徃虎將迎養則念偏
慈老矣未决夫人曰我兩更兵不死今為守將母何遽

死耶即死國不猶愈乎命盡室載以行既行則又徐驅
募舍撫慰行路以鎮安人情虎以開禧丙寅移郡山陽
至四月則山陽大兵悉出赴屯矣官吏前在者固無幾
將又遣其孥潛去百姓因之舳艫相繼虎患之欲止之
則懼益駭未有以發也夫人曰易耳命虎傳戒典客吏
曰吾母以重午召會嘗寮家人於是議歸者惴然不果
動而居民去者亦稍稍復集他日依城自固之郡僅保
空墉四壁而已惟山陽民不輕徙故廬井迄今猶故焉

是年秋虎論戎事詆首將而下當柄者入其言立報罷
且就逮宣司謂且推列夫人曰無懼也汝未有得罪於
民汝行矣虎遂行會逮則聞宣司察之請以身任虎於
朝矣虎前事果益解遂改而守歷陽焉先是朝廷知歷
陽為敵衝埶重命大將戚拱駐全師任捍禦之責冬十
一月敵犯淮甸濠梁安豐長驅而來拱懼敵一夕脅衆
遁於是歷陽大震三日間亡者畧盡官兵存者纔千八
百民兵七百而已父老縛橋治道叩頭請見顧得循用

近事亟出移治虎慰諭遣之猶不去夫人遽出謂之曰
父老惜太守之死於敵耶太守離城一步是亦逃矣事
定則為失守如國法何遂顧謂虎令携汝子江滸以朝
夕望汝汝其死事吾將育汝子以無廢汝父祀而已立
道訣絶語以别虎幸因夫人處當家事即方寸洒然於
是立命土三面門一意為死守計矣初濠梁渦口既棄
不守敵又乘安豐伍口之勝遂徑趣合肥合肥之木柵
不破者僅耳而士卒前後多戰死者是因江淮間偶見

諸小戍將咸得擇利進退譙謂欲棄和以避敵鋒咸拱之遁也固坐退懦然其敢於直渡不疑亦畧可見矣是時虎受圍旬日矣方事之警日夜兾援軍至而諸將謂虎常日强項因是欲快其素所不平委虎於孤壁不之卹且併匿不以聞虎得與城存亡則幸矣獨念國事誰與直之幸賴夫人在外知事棘非但為一家一身自為牒馳訴於宣司牒詞懇迫宣司讀之為動容始議遣屬趣兵來赴焉方圍閉時影響不通夫人數厚賂夜縋人

入傳達外耗故城中因得以為備復窘雨雪樵採路絶

儲偫且將盡夫人又密撫將士雖微而醝茗藥劑悉市

以送之守者用益感勵不懈凡攻圍踰月城幾陷者數

矣憑國威靈卒頼以全者夫人之助為多而虎不得為

諸將之所甘心者實由夫人懇訴之力也初夫人以慈

福大慶封太安人至是超封感義郡夫人加永國太夫

人今參樞雷公在綸省道上褒異教忠之意歴陽軍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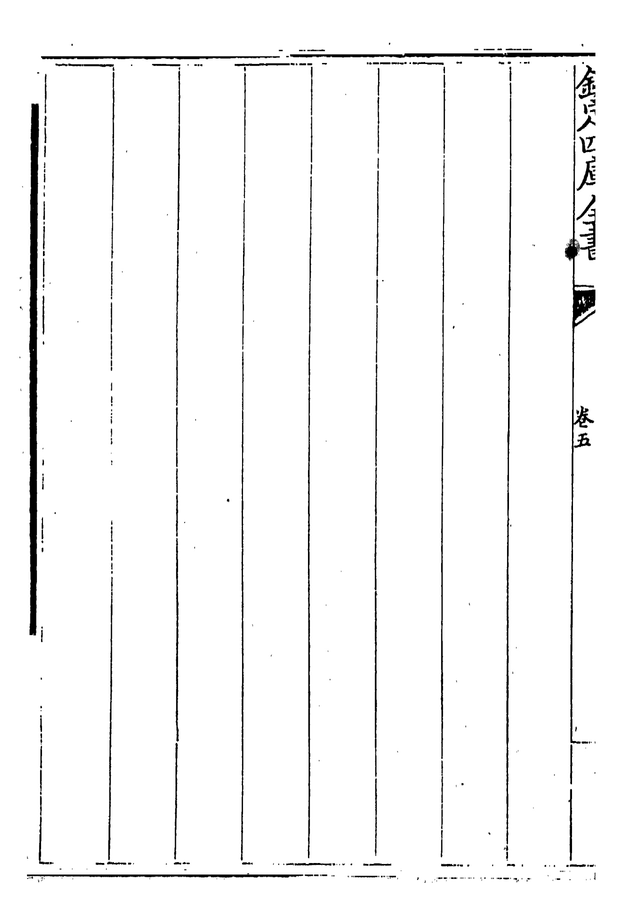
為起祠刻石記其事焉上既更化録虎微勞超授虎正

任付以主管侍衛馬軍司事人謂夫人脫憂虞就榮養當年健强且親見虎之躐用足以伸眉適意樂矣而夫人居之泊然如常時每見禄賜優厚輒對虎憂曰汝何以勝且吾家不藉東脩活方十年而汝五六年間起家涉三郡今又驟躋巖衛汝何以勝且汝譿不已則將速咎盍歸乎蓋夫人慮虎之驕而戒之者如此身所被服好自紉補一唾壺三十年矣虎請以白金易之不可曰此吾先姑所遺也然自虎城守幾毀其家泊敵退夫人

來登城慰藉將士而下又嘗輟脂休俸嫁死事之婦四百七十人孤女五十六人士卒口衆而親老者必於時序為名色以賑之雖臨事能斷而虎治軍或鞭捶稍過則陽悖疾呼使歸治藥故虎所至人尤戢母氏之恩意焉夫人没其後歷陽火携綆汲以捄夫人祠者數百人如護其所居焉自虎得仕每令傾意勝己投分推誠通其有無前殿巖夏侯震彭侯輅為列將時皆升堂入拜以母事夫人夫人皆以行呼之中間彭侯去其軍來荆

南虎時在歷陽夫人立命虎入奏願以母子保輅令堂帖故在也蓋夫人識理過人者如此非虎欲衒其親而誣人以所難能也虎不孝嘉定五年五月蒙恩除帶器械兼幹辦皇城司於是虎去其家十年矣至是始得奉板輿以還里舍夫人時已屬疾虎得祠請終養則病不可為矣遂以某月日不起壽九十一一子虎也孫男一人某某官女二人適某某人將以某年某月合祔夫人於某所先君之兆虎念夫人之為婦為母至遭變事皆應

得書而虎懼即死無以永夫人之傳也於是輟泣忍死録其梗槩伏惟裁哀幸賜之銘謹狀



山房集卷六

宋 周南 撰

策問

池陽月試策問

問江左之地自昔建國者爲孫氏司馬氏劉氏兩蕭氏陳氏孫氏不得保淮陳氏不得踰浙又亡荆及巴蜀非司馬氏劉氏敵也故不足論司馬氏自武帝太康中平吴分天下爲十州分三輔爲雍又分隴山之西巴漢之

北為上邽為梁劉氏自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復長安盡得西河之北為州二十有二齊蕭氏又復增其一而梁蕭氏更為析置數逾四倍陳雖微弱而猶為州四十有二不可謂不盛也竊嘗究其地形揚必兼徐之彭城荆必兼豫之襄陽藩扞增固則齊魯宋鄭⿰二州之故封可疆理然數州之地彼各分置不常所治隨易若司州在晉治洛陽在宋治義陽冀州在晉治房子在宋治歷城在齊又治漣荆州在晉初治洛陽後治江

陵在宋又治南郡揚州在晉初治壽春後治建鄴徐州一也而有南兖北兖之别自是而往如豫如并如青如涼所謂二十有三州三十有二州四十有二州所易之意所治之地所號之名最為紛錯皆可得而考乎宋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𥙿碻磝滑臺虎牢洛陽四城梁武帝天監後分重戍於後有下羌戍白狗堆硤石角城四鎮在今復為何所皆可得而考乎或有遽云河南四戰之地我從荆揚圖之蹈瑕抵巇僅能撓其

城邑終弗能有也果如所論則曹操袁紹相拒於官渡將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何以終不能攻曹操卒從河南以滅袁紹而取河北若操者未得為有道者也尚能如此河北固不常強河南不常弱在吾用之如何爾而況江南廣莫附以巴蜀御之果得其道則天下智力咸作使河南北地何為隔絶而遽自捐割也夫以江左之地而克中原正今日之所急諸君講之熟矣必有經濟之策并論其得失成否與江左郡縣之廢置形勢

之強弱地理之遠近以辭俾得沿其故以成恢復之勲則朝廷今日之所望也

問兵衛之設尚矣羽林天駟垂象於上屯營廬衛取法於下成周廵徼之制兹固弗暇詢也漢立南北軍所以尊京師制諸夏其詳莫可得聞也太尉掌武紫綬金印意者兵無不統矣今考諸史期門羽林乃屬於郎中令諸屯衛候司馬特以衛尉領之豈參佐副貳其體自不同歟抑小大相維厥意各有在耶唐踵隋制立翊衛驍

衛屯衛候衛分設左右以統諸道之兵其法畧可觀矣
間以官制訂之乃十六衛之名仍著五府三衛之目豈
十二衛之外復創是歟抑因時廢置隨事沿革其號雖
殊其職統一耶材官騎士番遞宿衛漢之兵益衆矣異
時乃選六郡良家子與夫敎養從軍死事之子孫分科
置法各有司存較諸唐親兵之立與被元從禁軍之稱
其源流於此可考乎驅劉講武法固詳矣折衝都尉率
五校兵馬每冬校獵而還以唐準漢大畧亦相似否乎

踐更番上之殊都試分統之異其居重馭輕強本抑末以至内外相維者大要果安在耶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此畿兵不出境之驗漢用虎符唐下魚契其處置之宜調發之法抑果協於古歟城門校尉既十有二矣乃復增七校之置其職果何隸耶彼所謂戊己樓船之名射聲長水之義又果烏乎取耶驃騎車騎二府後更名鷹揚郎將副郎將皆府衛之制也獨不知監門衛金吾衛領軍衛之設果何從而始耶方今三衙之兵皇城之兵

總為行都之衛而分屯於外地者悉隷御前殿前之司良法美意殆非漢唐所及矣然考古以驗今式表夫博洽有用之學毋謗曰遷固紀漢不作兵志唐兵三變法無足取幸歷言之毋怠毋簡

閤恭惟主上居安慮危儲才待用比者納廷紳之請申飭主帥延見偏裨將以拔尤取隷以次甄擢於以搜擇練兵習武之才隂養推轂分閫之望甚盛舉也知人之難自昔所重拔校為將其事尤難厥今士伍之間豈無

勇畧之士且古之選将或出於儒學或得之果毅今将取諸輕裘緩帶之流乎則成安君以儒者而卒為敵禽是文非所尚也不知春秋謀元帥何為專以詩書禮樂乎将取諸搴旗先登之流乎則杜預身不跨馬而竟成駿功是勇非所先也不知詩刺爪牙之士何為而首譏其無拳無勇乎遜抗並萃一門或謂将畧之傳真有其種然趙括讀父書李陵隳家聲似不可以門地拘翦起皆出山西或謂将才之生誠有其所然孫破虜吴人周

瑜魯肅皆淮産又不可以氣俗論或又曰平居無事先論拊循料敵制勝當觀策略然李廣簡易士樂為用不免屢北霍去病不學兵法軍行絶遠未嘗乏絶豈長於拊循者未必可用於戰陣拙於韜畧者未嘗不長於深入耶夫將者三軍之司命持大兵如擎盤水用得其人宗社以寧稱匪其才成敗係焉上方駕馭英雄收攬羣策以壯國威以嚴武衛伊欲韓白之將輩出以供黜使願聞揀拔搜選之方以副明詔何為而可

問方今急務莫急於財財有盈虚則法有變通譬諸琴瑟專一誰能聽之竊怪漢武帝紛更造三品之金製鹿皮之幣乗傳鬻鹽四出郡國領護屯田遠及渠犂條目多端不便輙弛獨鹽鐵之議至始元猶未决何耶桓寛桑大夫之議論孰為當否乎唐自肅代用兵第五琦更鑄法李泌復府兵王播請行飛錢論建甚廣其利莫覩獨榷鹽之利至順宗而猶可為何耶劉晏李巽之增羨孰為優劣乎今印造猥多用楮困於折閲於是講稱提

之策楮券析閱榷引虧於入納於是下貼納之令銅錢不贍沿江遂參以鐵錢邉地曠虛漢淮欲復於屯田其已行者措慮精而未及施行者討論亟矣然稱提之説衆矣可行之論安在貼納之法當矣經乆之計何若錢鐵用而行商少則參用豈無可慮流庸歸而閑田寡則營屯似難猝行如之何則可

問昔王通以直大論堯舜直簡論夏商帝王氣象各有不同耶班固賛高帝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弘遠高祖之

行事具在不知指何事而見其弘遠耶唐史臣稱太宗制度紀綱能維持天命太宗之條教具存不知因何道而能延永基命耶後之子孫遵循而勿變者有幾又能加益而昌大者誰歟抑嘗疑之班固以律令章程禮儀為漢規摹唐史臣以租庸調六典為唐制度若班彪梅福李絳崔植皆不苟於為言者彪福論高祖之興歸美於納善用人無一語及蕭何叔孫通之所創造絳植皆與其君評論貞觀之盛又以為是能用房杜王魏爾亦

勿及其他二子之論孰得孰失豈所謂弘遠與夫所謂維持憑藉者不在彼而在此耶元帝好儒威權損奪若宣帝之嚴厲當矣乃自陷於偏雜宣宗好察唐室以衰若文宗之憂勤切矣亦無補於感治何哉恐必有其故問大明生東少海重潤元良以溫文之姿而加就將之益社稷生靈萬世無疆之休也竊考寢門問安之禮虎闈齒胄之禮見於經四學之制執醬執爵之制承師問道之制雜見於大戴記其禮儀之曲折學問之先後可

得而盡考乎漢置家令之官唐有瀛洲之學士其官僚之建置讌見之欵密可得而盡聞乎漢宣帝以制度教太子唐太宗亦作帝範其家法之相傳謨訓之相授孰得而孰失乎乃者聖天子稽式舊制開資善堂以大臣而重儲宥鴻儒碩生切磋問辯德善積於端闈而令譽彰於四海無愧於三代矣若前所詢凡可以廣輔導之功者有司願併聞之

問敵國相持歲月已久忽遇其時是天授也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此范蠡所以不聽吳王之行成而子房趣漢高帝追兵於鴻溝也若夫撫機不斷英雄遺恨亦或有之方曹公入漢中蜀人一日而數震此取蜀之時也若用司馬懿之說乘勝而壓之蜀亡必矣而曹公不從吳蜀相攻孫權無故而稱臣於魏此伐吳之時也若用劉曄之說蜀攻其外曹攻其内吳雖未亡江東危矣而文丕又不從何耶當先主敗於白帝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徐盛潘璋謂備可禽請復攻之此勝勢也而

陸遜不用及丕叡繼盡而幼童用事殷禮言於吳主欲數道大舉犄角並進以定華夏此至計也而吳主又不用何耶蜀失荆門下阻三峽窺吳無路獨有岐山可擣闗中曹休之敗賊疲於西亮乗其隙大兵疾馳而魏已有備㡬於無間之可乗然亮每出祁山一路耳若他有間隙亦兵法之所不惡也當魏使主壻夏侯楙守闗中見謂怯而無謀魏延欲以奇兵出子午谷乗便取長安亦一機會也而亮靳靳以為不可又何耶豈三國形勢

大畧相若而不可以并一手抑時至不取而卒成其鼎峙之形耶願茂明之

問昔魏文帝問賈詡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皆難卒圖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好謀之士所見畧同詡號為知計之雄其論亦已盡否三國人物無如孔明周瑜孔明雖負管晏之畧不敢輕曹之敵據荆益以結孫氏始初規模畧已可見厥後雖不釋念於

丕叡然卒所成就不過如此獨公瑾所見負出諸人自赤壁之捷便欲與奮威取蜀并魯還據襄陽以蹴曹操夫赤壁誠天下之駿功然操未易輕也馬超韓遂固不勞公瑾折箠然亦豈可便謂天下為無人當時在瑜目中不惟已無昭烈孔明而已併謂曹公為可欺矣不知使瑜不死蜀漢果不落備先乎而許下亦肯坐視瑜之并吞荊而甘心為之戲踏乎三國自孔明而下號為英雄者獨瑜有混一之志王通曰通也敢忘孔明公瑾之盛

心乎願相與細論之

問自昔失馭盜據中原其初為劉聰石勒其中為苻堅又其後為元魏方祖士雅在河南練兵積穀欲取河北庾翼兄弟志在滅敵違詔移鎮然勒虎尚在則皆徘徊而不敢進苻堅之盛滅燕取鄴雖以桓溫之強不敢再謀關中魏自朔幕而遷平城至魏太武盡并北方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謀河南雖嘗得滑臺下潼關再舉再衄魏兵卒爪步元嘉之業衰焉其後魏孝文出而遷洛陽

制禮作樂大和之政幾於近雅而兵威所加已次漢沔皆以其強也江左謀臣不敢北望然則外域之盛衰豈非中國之強弱耶然勒卒而虎𩔰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數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此機會也褚裒氣勢不能進取此不足責桓溫伐秦西至霸上耆老垂泣喜見官軍而咫尺長安而不渡灞水竟以退歸何耶苻堅折北而歸謝安欲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謝玄據彭城劉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次第歸附兗青司豫相繼皆平此機

會也然苻丕請降慕容垂北遁穿之已乜鄴相城大功垂成而卒以召還又何耶自苻堅破滅姚萇遂據關中國號大秦姚興繼之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姚泓繼之懦而乖爭劉裕數道伐秦執姚丕於渭橋其功偉矣已克長安竟舍而歸又何耶元魏之亂甚於堅勃其始分為東西其後西魏為宇文泰所簒而為周東魏為高澄所取而為北齊周齊相併亦涉數年江南足有可乘之會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亂用陳慶之送元魏人顥還洛凡

五十七戰克三十二城功非不偉而卒不能有陳宣帝乘北齊之亂用吴明徹一舉盡復淮南及再舉而爭徐兖則卒於喪師夫外國分裂未有如魏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此無謀耶抑外國之盛衰無闗於中國之強弱耶頋併言之

問治天下若大䝿然䝿久不能用則扞格而不勝為治亦然弛而不張則弊壊而不舉易十三卦之制作隨時之義大矣哉此聖人所以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也嘗竊怪漢四百年治體常屢易自高帝至文帝數十年間歷時雖未久然國制搶攘庶事草創殆不容一切付之因循者文帝乃謝絶改制度易服色修禮樂之請謙遜退託惟高帝之法是循揆以大易之訓謂之不知變可也然風移俗易吏久其官民樂其業蓄積增風俗厚斷獄少比肩成康何哉及武帝承統乃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裔侵陵不變更制度則後世無法亦庶幾合乎隨時之義矣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興太

學改正朔作詩樂號令文章有三代風而海内至於虚耗者何哉夫文帝因陋守舊而基祚以固武帝變法易令而天下騷然是天下之事未易以求維新之功明矣而漢宣帝與天下厲精求治反足以致中興之功漢章帝專於遵奉建武制度而自此以後治體反愔愔入於衰陋何耶且武帝失於紛更固矣而仲舒反勸之以更化宣帝既收更化之功矣而魏相反勸以行祖宗故事又何耶恭惟主上臨御九有利澤洋溢年餘二紀自奮

發乾剛誅鋤權強大化更新於今七年昔者盜賊充斥今桴鼓稀鳴矣昔者楮幣折閱今物貨衡平矣昔者水旱相仍今年穀屢登矣通變不倦算計見效昭昭矣比者議臣之請猶有憂治世而危明主為不已之慮者蓋畏天則欲謹星文陰沴之變法祖則欲杜倖門譸張之隙愛民則欲察長吏奉行之不虔非特此也吏治則欲復臧否廉吏所知之科禁薦舉私書囑託之弊士風則憂其奢侈諂慢心術趨向之邪雜取士則慮其假手黨

舉漕監牒試之冐濫文弊則欲崇詞賦經義之體式以
全錢幣則嚴法禁以革沿海銅鏹之漏洩通上供以致
七閩楮券之流通外治未修則飭統帥以擇將邉方之
守則破資格以用人凡此數端皆良法美意足以開太
平而強國勢者伊欲天心格民情悦祖烈有光吏治士
風一變為醇厚篤實之俗取士及文盡革其欺偽浮靡
之習貨幣常通將畧輩出人材作興不知何道而可
閤增益君德務學為先開廣治道求言為急講學之功

進則上之性愈明求言之路廣則下之情畢達此馳王驟帝之本原致理興化之輪輿也然古今殊事有不可以例論者傅說之告高宗也曰終始典于學至求其所謂學不過多聞古訓而已所謂多聞古訓者上世之所傳乎抑先代之已行乎周公之教成王師氏以媺詔王冢宰坐而論道夫所謂坐論而詔王者不過居虎門之左與道揆之任而已而所謂虎門道揆日相講論者切磋警戒而已乎抑誦說語言而已乎書固嘗曰舜闢四

門矣然自邇遠而獻言者何不載於二典耶詩嘗言先民詢於芻蕘矣然自草茅而納善何不見於詩書耶豈古人之學不過心傳面命而孜孜聽納亦未嘗如後世旁搜而博訪耶漢有金華之講唐有露門之講不知所讀何書所求何道君德之增損何如耶漢置議郎博士掌論議至唐四善二十七最以獻可替否為侍臣之最不知言議之有補者有幾論建之可行者有幾言路之通塞何如耶恭惟主上留神講學六籍之大法祖宗之

成訓歷代之得失日與鴻博相討論務學可謂勤矣收守之陛辭百官之輪對給舍臺諫之論駁虛已翕受曾靡留難聽言可謂博矣邇者納邇臣之請猶欲加意於問辯之際申詔侍從舉獻納之職上躋帝王之隆不在茲乎願歷考古今漢唐務學聽言之得失以對揚王休問恭惟主上益明習國家事將以丕昭事功乃孟春正月有司請令後省置籍凡案臨一道牧養一州視事半歲咸俾以民間利害邊防來上司籍記之其有得事之

衷灼然可行者每季取旨次第施行此髙廟裕民五事之豈規而奉行之勤前此未之有也乃者六月甲子廷臣條奏寛恤事件有釋遣拘係之宗子分貸編置之羈囚皆見報可自今以往民之疾苦毫髪絲粟皆得徹聞罷行之愚心曉然知王道之易易矣然天下幾路一路幾州或謂利害固有相關不容偏狥一說若各狥其私各求其便將恐此利彼害或謂州縣條具不過細微若事體所關莫之敢及不過毛舉細故以塞明詔則何以

對揚休命夫上恩深博而或者過慮如此豈一切杜塞不之詢考始足以為治耶不知周嘗遣行人以萬民利害為一書矣漢嘗遣使詢民疾苦矣其間亦曾有施行次第見於周官漢史有補於治體者否願併陳之

問昔嚴尤謂宣王驅逐玁狁盡境而還為得中策漢武罷耗中國匈奴亦創艾得下策秦無策焉劉貺乃云宣王正得惠中國綏四方之道為策之上秦北築長城一勞永逸為策之中漢終守和親為無策焉果然歟班固

嘗論和親征伐皆偏見但當嚴備以待之而已朊又謂禮義非所以待外裔也又果然歟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唐史臣稱之禦敵果有上策否

問昔晉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南北分裂歷晉宋齊梁至陳禎明三年薛道衡舉璞之言告隋人曰此數周矣已而隋果克陳中原復合夫天地之間非他也人也若一斷以數則拱手以待甲子之至人事何用然此三百年南之謀北北之窺南凡更幾人幾

戰終不能大同文軌若真有定數然太史公曰作事常在東南收功常在西北或謂東南土薄兵脆其勢固然天地變化可限以地耶然江左經畧北方如宋文帝之挑魏文陳宣帝之取淮南不足論已若桓温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鋭甚迄無成功宋武帝英雄未必不如漢高祖破廣固陷關中則嘗得燕亦不能有秦此豈得盡罪人事太史公之説只恐不為聖哲論爾今真人作興天下大義當渾為一豈得復論此試相與推明天運

之當然以破太史晉人拘淺之說
問課試設策發問久矣啇畧世事吾徒既弗悉其條流
研精義理新學又未覯其堂奥若泛出經史百氏又惡
乎殽雜無倫欲取六藝之疑義次第而講評之則莫首
於詩詩有四始六義可羣可興邇事父遠事君微動於
鬼神大關於天地其髙深幽遠未暇論也姑從其序釋
淺近者而求通焉序言禮義廢政教失政異俗殊而後
風雅之變作今以二南爲天子諸侯之正風則審矣若

定之方中蝃蝀淇澳緇衣干旄其於禮教習尚不為乖異矣胡為而不得為正風乎序稱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今讀江沱汝漢諸詩其陶染王化則協矣若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日月出株林欲縱而忘返聲淫而不度其流靡極矣安在其止於禮義乎序稱政有大小則有大小雅焉然天保釆薇文武既用之以治内外政不為小矣而棫樸言任官靈臺言民附亦専主一事雅果可以政分乎序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此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象武則當矣若噫嘻祈穀豐年秋冬之報潛薦魚鮪已無所謂告成功至若烈文言嗚呼前王不忘天作言子孫保之我將言畏天之威時邁言子孫保之直主於陳戒耳彼有容則又專美微子之來見又烏覩所謂以成功而告神明耶殷其靁曰歸哉歸哉大夫遠役其室家思念之篤也何者為勸以義靜女首章曰俟我於城隅此淫奔相悅慕之詩也何者為刺衛君揚之水之戍申甫救難親親天子之事

也何病其戍母家河廣宋襄夫人歸衛而思宋之詩也衛為狄所滅而東渡河經幾年矣今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者何所指伯兮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也伐鄭師還曾不淹時且衛在朝歌鄭臨河華由衛伐鄭蓋自東而徂西矣今曰自伯之東何所謂文王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商猶無恙也而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何為而載於文王之詩熊繹至成王而始受封則周以前未有楚也而奮伐荆楚裒荆之旅何為而見於殷武之詩宋微子之

封也不謂之宋而謂之商頌者何義帝乙宋之始祖也

祖帝乙而祀成湯者何禮魯侯國也諸侯不祭天地而

龍旂承祀皇皇后帝者又何所本諸如此類不可殫舉

然此特見於詩者然也季札觀周樂見小雅而曰周之

衰不知魚麗鹿鳴而下孰為德之衰乎抑孔子未反魯

以前雅頌錯亂札之所見其變雅乎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其詩不惟大義與雅亦且章指畧備不

知孔子刪詩之時已遺落而不存乎抑太史公所謂去

其重而可施於禮義者是詩亦有未醇而不合者乎春秋諸侯卿大夫其相從聘問賦詩以相感諷有斷章以取義者有全引一篇而獨主首章者其說亦可得而畧舉乎有自賦以見志者有使工歌以寓意者其禮亦有等差乎然此皆詩之事也若夫風始變於邶鄘其始之也孰為因終極於曹檜其終之也何所感末繫之於豳周公居東之詩也又何所託義乎王通有言豳風變風也變而克正危而易扶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願極疏通之意以推見聖人删詩之始終先後

問前既次輯詩之疑義與朋友論之矣今將由詩暨書以次蒐講幾若談經而置子史者姑舍是尚論古之人可乎昔管仲佐齊尊周三十年間中國無與加其威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藉以弗墜功名樾矣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荀卿以為學者所羞道何耶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人孔子小之者謂其不能勉桓公於王道也夷考桓公亦將有

可勉者乎揚子雲又以管仲小器謂不能自治孔子之所指論果孰從乎毋愛左氏褒許夷吾最有竒筆仲父功名磊落左氏筆墨為多然曹子刼盟威公還地其視伐原非小信也史遷以為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宰孔致胙威公亟拜其視請隧非小善也公羊子以為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豈其事之未必然耶何其於盟甯毋受下卿皆極力彰寫兹事體大反遺落而不錄耶春秋書滅譚滅遂滅項數國耳荀卿以為滅國三

十五考之經安在荀卿曷所據而云爾耶仲之書八十六篇班固列之道家流而隋唐史皆附見於法家書出一手而附見兩家可乎然讀其書虗無老聃之論也仲有之封禪七十二君秦漢以來方士緯書之誣言也仲有之計口鬻鹽桑孔牢盆之所不屑也仲有之不知世所傳管子果其書耶抑亦有真耶其篇目又何其相戾耶夫由前所論則聖賢之評品仲者異由後所論則記載之所錄仲者殊予甚惑焉方孟子時云不可為瞭然

矣然其譏鄙公孫丑之問信然以為齊王猶反手也及降自春秋以訖秦漢后王君公之尊尚學士大夫之今許或稱管晏或曰管樂真有夢寐其覇軌而不可尋者或乃以王佐而並稱伊管蕭曹之功不足進焉厥後孔明經營漢業於關隴王蒖圖續晉統於江表王猛纂興秦祚於關中策書所載非所謂傑然者歟然周顗崔伯深輩直謂茂弘景畧江左苻堅之管仲爾亮引仲比時人或未之許也而所立已如此是上下二千年間世盖

未有能及仲者不知孟荀之論果以其狭不足慕歟抑為時而起此論而別有意歟豈其事信有傳記弗能盡而讀其書又未能深考歟今學者尊孟荀而黜管晏其議論傑出乎事之表矣雖然徒知其事上未達其所謂王下不識其所由覇何益歟願考次其事而論定其人

問前既由經而子發問目矣其次當畧論傳注昔秦火熸滅之餘雖經言尚皆訛僞漢儒隨文生義由是訓詁出焉然古説本由口授後學乃以書傳厥或師承異宗

於是角立詭辯漢晉以來凡若此者號為滯義學者求
通義據紛然今略舉十條以廣溫故堯典禋於六宗或
謂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謂天地神之尊者或
謂易卦六子最後有援家語宰我問以為寒暑坎壇禜
祭者衆說殽亂不知孰為優大宗伯禋祀昊天既曰昊
天帝月令迎氣又曰五德帝其後有著論辨南北郊謂
天體則一安得有六者兩家異同不知孰為是周禮四
望司農謂日月星海鄭玄謂望祭不及天神當為嶽瀆

鎮是康成不同於先鄭矣春秋三望鄭玄謂魯境弗逮於河當為淮海岱孔氏復引杜注指為國内山川分野之星是頴達復異於康成不知四望三望果孰為確論乎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曰時臺說者謂皆在太廟所以望氛祥觀精祲也鄭玄獨謂辟雍三靈雖同在郊而其處各異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說者謂之舉其一其制同也鄭玄獨謂明堂在國之陽而與祖廟别以玄之說為非乎榭舉稱臺度於臨觀之高為於

瘠磽之地則疑非建廟之所明甚以玄之説為是乎左氏稱勇不害上不登於明堂乃舍爵策勲之地也安見其與太廟異不知三雍明堂太廟果孰為定制乎十二章皆飾於祭服或謂三辰不在衣而在旌旗三夏為樊遏渠或謂九夏皆詩名而非字義食祭之名有九或謂自命祭以下施於事神祇會朝之門有五或謂庫門雉門諸侯得以兼内外凡此枝葉繁滋文義踳駮亦有要歸可得而折衷者乎然此其淺膚非有微奥乃若以六

尺四寸而論尺步以開方百里而論封國以旁加一里
而為治澮畿内畿外兼用貢助之法嗣爵嗣禄雜取夏
商之制雖未敢指為臆説然於經孰為明據必如其説
參驗反覆其有合乎亦有未合者乎竊考漢魏諸儒治
古學者為譜為駮為辨疑為異義中實難疑知凡幾書
自孔頴達囊括筆削以成正義於是獨存賈馬服鄭王
劉數家不知此外亦有或裁取弗精採摭未盡因以遺
落而不傳者乎抑徒多紛紛等為無裨於經而不足録

歟史稱頴達能默記三禮義宗今聶崇義之書具在尋其源流亦足按試以為證乎夫緝繹義疏蕪没本㫖南北而下傳者倦矣然則剖析疑滞説有稽據後世學者不能廢也故據其説之繁亂與其未安者得以暇日共講焉

問劉繇王朗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來歲不征使孫策坐併江東此孔明所以告後主也夫世事固有當疑亦有難圖者矣若每事難每事疑湯七十里文王

百里如何而有天下此孔明所以不顧才弱敵強而但欲鞠躬盡瘁而後可也然孔明以巴蜀一州之地戰士不滿五萬連年運思克日請戰長驅祁山雍涼響震所謂鞠躬盡瘁者亦無一功可論與其徒勞曷如閉戶守險保全境內隆中心事吁可念哉自晉失中原凡幾十年而得石勒死此機會也庾亮欲移鎮為滅賊之計蔡謨以為不可其後石虎死朝野謂中原指日可復亦又機會也蔡謨又以為不可蓋晉人根本不堪喪敗加以

征陣不齊開江延敵則有餘棄江遠進則不足後來王義之答殷浩孫綽之沮桓温皆持此見然勒死而虎在以為難可也虎沒而蜂附者日以千數天送興運人不能乘又以為難何謨之胷中戛戛其多難也豈内不能辨姑為畢論以自盖耶若作勝謀如王元謨又將有覆敗之憂然則世事亦何容易耶今世之士有二其一慷慨抵掌自許復讎者必稱孔明之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其以括囊全計自謂沈審者必取蔡謨之度德量力如

使諸君得位孰從而可

問韓信請兵二十萬倏忽之間取魏破趙下齊取三強國問其教習則常驅市人而戰初不見其有訓卒蒐乘三年而練七年而練之說然兵威所至衆庶莫不輟作以待何也諸葛孔明戰士五萬戎陣整齊耕者不雜其止如山其動如風雨然考其功伐西不能下五丈原南不能過白帝城魏延欲出自子午谷不用楊儀欲得大兵亦不用何耶韓信之兵多多益善高祖服之孔明之

兵節制進退司馬仲達畏之一以成一以不成儒者論兵孰從而可